

潮头论剑 |

潮头品茗 |

初识三虫

面向经典的阅读

■ (四川)李华

《曾与先生相遇》是“一部溢满思想浆汁的随笔集”，从刁钻古怪的角度，向我们提供了抵达文学深处、乃至人生深处的第三河岸。巴尔扎克的《欧也妮·葛朗台》虽然塑造了一个“守财奴”的经典形象，但其他的女儿欧也妮才是真正的主角。她执守一生的爱，让人充满敬意和温暖，屠格涅夫的《罗亭》主人公，原来并不是批评家眼里的“语言的巨人，行动的侏儒”，而是一个理性的人，一个“宁愿付出全部的代价，也不肯舍弃自己对理想的坚守”的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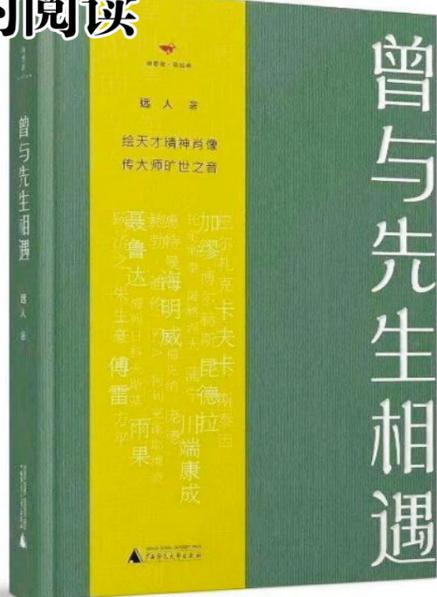
如此种种，远人这本《曾与先生相遇》的随笔集中有许多独特的创见，让我有耳目一新的惊喜感。但是，如果因此而认为这是一本单纯谈论阅读的书，那就太低估远人了。他还以一个作家的立场来审视这些作品，审视作品背后的那些大师的面孔。

远人在谈《老人与海》的时候指出：“如果所有读者都只是被动接受作者提供的东西，很难说小说是否还有打开其他空间的可能。”因此，远人不愿囿于作者的自诩，也不愿被接受既有的成见。

对《老人与海》的批评，对《悲惨世界》的质疑，这是一个成熟作家应有的操守。远人无疑是一个有着文学野心的人，面对高峰一样矗立在眼前的文学遗产，敢于发出内心真实的呐喊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以一个创作者的实践，来诠释、来揣摩作家在写作时的隐秘心理，不断地抵达作者的内心，最大限度地理解每一位作家，还原世界原本的真相。

当然，我们不可能完全地抵达真相，就像《城堡》中的K永远也无法抵达城堡一样。远人自己也承认：“无数已成名著的著作，有不少内涵并非来自作家初衷，而是评论家与研究者的提炼和挖掘结果。”并且，“很多时候，作者的辩解等于什么也没说。评论家和众多读者的共同感受打造了标签，作者就不得不在标签下进入文学史安排的位置。”远人对于作家作品的解读，也只是提供了一条通往作品的岔路。

我想，这既是探讨作家与作品之间隐秘关系的一本书，也是一个作家深入一群作家内心的书。有时候，远人通过作家笔下的作品，来揭开作家本人犹抱琵琶的面纱；有时候，他又通过作家的生活，来丰富和完善对其



●《曾与先生相遇》远人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10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作品的理解。在这本书中，远人既是托尔斯泰，也是卡夫卡，既是巴尔扎克，也是博尔赫斯……这是一种快乐的体验，也是一种痛苦的经历。

如果因此就认定这是一本研究作家与其作品的书，仍是没有理解远人。诚然，这是一本讨论“如何理解写作本身、阅读本身”的书，但它实际所产生的效果，已经远远超越了这一出发点。这本书里面，有许多作品之外的东西在闪光，这是生活的体验、人生的智慧，这才是我最看重的。

一般而言，一本随笔集往往虎头蛇尾，远人这部作品，却刷新了我的陋见。如果说辑一中的远人还是一个理性的作家，那么，辑二中的远人，便回复到了他诗人的本来面目。不管是写方平，还是写傅雷，不管是写朱生豪，还是写彭燕郊，笔墨间都涌动着激情。他以质朴、准确的文字，传达出了他们身上的精神，严谨、执着、奉献，对于文学一生的热爱。当远人深情凝视这一群人的背影时，他也把自己视为了他们中的一员。

在本书中，尤其是在辑二中，远人对生活的许多思考，从文字的香气中自然弥散出来。比如写朱生豪时，他说：“最艰难的事业总是在孤独中完成。”又比如写彭燕郊：“从先生一生轨迹中，得以窥见云遮雾罩的历史深处，有一些黄钟大吕，却只在被拦腰截断的往日回响，仿佛和今天无半分干系。”唯有一个历经沧桑仍对生活敏感的人、一个内心纯粹的人，才可能发出这样的声音。

早年上学时，没有生物课，我对经常遇见的昆虫习性一无所知，有时深感遗憾。又见孔子说：“迹之事父，远之事君，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。”因此，常对昆虫颇感兴趣，看过蝉蜕的背裂，看过蚯蚓的僵硬，看过蚂蚁的乱爬，还看过行将谢幕的苍蝇和蚊子的乱撞。然而细想十几只昆虫的前世和今生，要说给我的启发最大的，却莫过于猪娃子虫、尺子虫和打屁虫。

面对猪娃子虫，我选择了放生

猪娃子虫是懒虫，学名绿叶蝉。也许因其叫声悠长尖厉，又叫豆虫、豆丹或豆蝉。成虫个头二三寸，通体翠绿，状如小猪，十六条腿，老是翘着小尾巴。它以绿叶为食，吃饱了贪睡，所以人们常用它比喻二流子般的懒干手。

一天，我打扫后院，发现了一只猪娃子虫。当时我并不知道它姓甚名谁，只知道啃光我一段矮墙上爬山虎的肥绿叶，让我今秋无法欣赏到窗外红叶的业障，便是与其同伙的一帮懒虫。我是捻死它，还是将它放生呢？

犹豫了好久。但见其身体僵直，躺在地上不动，便知寒冬已然迫近。杀死一条害虫，倒是无妨。然而季节已经让它奄奄一息了，我再落井下石，不仅多此一举，而且不智不仁。于是未经研究，擅自将其放归了草丛。自己不

微小说 |

对弈

■ (湖南)晨星

邬局长好下象棋，因此局里每年都要举办庆国庆象棋大赛。局长已蝉联三届庆国庆象棋大赛冠军。局里的人都说邬局长是位象棋高手。

某礼拜天。邬局长在沿江风光带散步，见树下有人正在鏖战。

邬局靠过去观战，才看了一会，一位弈棋老者败下阵，起身悻悻离开。

胜者环视：“谁来？”

邬局默然坐下。

邬局与对方摆开阵势，车冲马跳，架炮推卒，二人酣战起来。只十多个回合，邬局的棋势便陷入僵局。最终，邬局无法突围被对方杀败。

邬局不服，再战又败。

邬局说：“今日总算碰到高手了！”

此时，邬局的手机响了。

邬局起身问对方：你叫什么名字？在哪个单位工作？

对方说：我叫秦凯，在市政局上班。

做，也不让人做些废活路，这叫科学决策。不过其前提是认真调研，自己莫要懒。

尺子虫的教训，值得人们吸取

尺子虫学名尺蠖，是一种会丈量长短的小虫。据说谁被它量了谁倒霉。这种一躬一躬，一躬一躬，行动酷似一座移动的小拱桥的小虫共有十条腿，前六后四，前细后壮，老家把它叫做“躬躬虫”，常用来比喻凡事“一躬就去了，充能而不讨好”的人。

谁说不是呢？鸡毛蒜皮事，上斤不上两，自有干事去干，事必躬亲并非领导的天职。领导的天职是要识人、用人、出主意、想办法，真抓实干要靠德、才、望。反之则如尺子虫，令人远之。尺子虫不是当领导的材料，即使当了领导，也不是好领导。因为事必躬亲看似认真负责，势必越俎代庖、斤斤计较、小题大做，其实际效果则大多收效甚微，甚至会导致“为渊驱鱼，为丛驱雀”，而因小失大。

其实尺子虫丈量了谁，并不等于谁一定要倒霉。如果“为渊驱鱼，为丛驱雀”，那才会被人当作瘟神。

打屁虫却很香，鼻子都说它臭

打屁虫本是一味中药，书上说它叫“九香虫”，《本草纲目》《中药大辞典》等书里都有记载。指甲大小，体表青黑色，状如水龟，六条腿，两触须。春夏季节，爬在农作物的茎叶上吸食浆液，不留心碰上它，便会臭气熏天。然而打屁虫却含有九香虫油，一经炒熟之后，即是一种“香美可口、祛病延年”的药用美食。因此，打屁虫又有“九香虫”的美誉。

小小打屁虫，咸温无毒，温中壮阳，理气止痛，对于神经性胃病、精神忧郁而导致的心口疼，以及脾胃阳虚所引起的腰膝酸软乏力、阳痿、尿频等症，均有显著疗效。因而李时珍说打屁虫“久服宜人”，“土人多取之，以充人事”。贵州等地俗语有言：“有钱人吃鹿茸，没钱人吃打屁虫。”

人不识人，犹如我不识虫。十分宝贵的打屁虫，到了我等这里，却唯恐避之不及，这是为什么？除了孤陋寡闻外，还是我们太过相信自己的舌头、耳朵、眼睛和鼻子，以致打屁虫也是“橘生淮南则为橘，生于淮北则为枳”了。



本版稿件在(大周末)网(http://www.qxhx.org.cn)和(潮头文学)公众号同时刊发



艺术财富传承人——董宝宏

本刊点评：画家董宝宏先生是一个画坛的“多面手”，山水、花卉皆能写出截然不同的风格特色，观其山水画作，总能让人把其中意境与唐诗里“飞流直下三千尺，疑是银河落九天”的激荡联想到一起，其笔下之湍急水流、汹涌浪涛带来无

尽的视觉震撼，霎时间会让观者心潮澎湃，开阔豪迈之情便油然而生。在他的作品里，以山石的静止来衬托出水流的变化，注重阴阳向背的明暗关系，同时不失率性墨韵的写意精神。董先生笔下山石，均是棱角分明、宽博巍严，冷峻却坚毅，

岩石之作，皴法与勾勒结合相用，用笔以拖、逆的方法卧笔竖皴，产生岩石诸多大大小小的不同之折面；以大小斧劈皴之错落，表现出岩石坚硬和陡峭。观之有肃然挺拔之势，山石之间各尽姿态，在互有相让中呈层次分明之巍峨。他所作花卉一改

磅礴气势，转而为融润细腻画风，花色妍美，绿叶苍翠，在技法上，他以工写兼善的方式技法，表达着万紫千红的生机，亦借此彰显出创作者心中对生活的热爱和对艺术的执着。

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、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，《美术》杂志执行主编 尚辉点评：

气象宏伟！ 尚辉 2018.10.20



《大河声韵动乾坤》136cm x 68cm x 8



《心怀澄澈》136cm x 68cm x 6

董宝宏，字丰源，号水墨黄河，汉族，著名黄河画家，1963年生于洛阳。研修于清华美院，国家一级美术师。现为人民艺术家书画院副院长，中国企业报道·艺术资本理事会副主席。2012年中国文化产业促进会授予他“中国创新书画艺术家”荣誉称号。2015年被评为全国百位优秀人民书画家。

董宝宏擅长山水，更擅长画黄河。他的黄河山水画大气磅礴，粗犷朴拙，厚重沉稳，意境深远，诗情画意，雅俗共赏。他认为，黄河画不同于其他山水画，它更应具有民族特质，更应具有东方文化内涵。董宝宏在黄河山水画定位上是雄浑、博大、稳健、厚重，进而体现“黄河安澜，国泰民安”的意念，体现华夏五千年文明的风采，体现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。